

Salt

这些像藤蔓一样的古盐道，行走着百姓、
匪徒、野兽，行走着一切能够走动的动物，
一切有生命的物质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那些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是她的宝贝，
也是家产构成的重要部分。家里没有盐
了，就是她在摇晃一个瓷罐时发现的。
这是一个装盐的青花瓷罐，耳耳，上面
有龙凤呈祥的图案。

李春平 著

盐味

盐道是镇坪男人最残酷最无情的战场。
你身体是否强壮，
你阅历是否丰富，
你见识是否多，
你是否有过由生入死的体验，
就要看你是否过盐没有。

salt

李春平
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盐味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盐味/李春平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
ISBN 978-7-02-013149-5

I. ①盐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91321号

责任编辑 孔令燕

装帧设计 陶雷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61千字

开 本 640毫米×960毫米 1/16

印 张 22.5 插页 1

印 数 1—15000

版 次 2018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149-5

定 价 4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引 子

有个皇帝，入秋之后，吃什么都无味，便问大臣世上什么东西最有味，有的说“山珍”，有的说“海味”，皇帝摇头不信，便叫来那个姓詹的御厨，问，世上什么东西最有味？御厨说：“山珍海味，盐最有味。”皇帝一听，极为不悦，说：“山珍海味都无味，居然说盐是最有味，胡说，给我拉出去斩了。”詹厨子被推出午门斩首这天，是农历九月十三日下午，当时晴空万里。詹厨子被斩首之后，天色瞬间大变，乌云密布，大雨滂沱。之后一直阴雨连绵，持续了十八天。皇帝不解，便问司天监大夫。大夫战战兢兢地说：“启禀皇上，詹厨子有冤哪！”皇帝便要弄个明白，又找来第二个厨子问。第二个厨子不敢直截了当地回答，只做了五个有盐的菜，五个无盐的菜。皇帝尝了，大悟，才知世上百味，真是盐最有味，可惜那个姓詹的御厨，错杀他了。皇帝后悔莫及，为弥补过失，决定从杀厨师的那一天起，让位十八天，在这十八天里民间允许任意修建，不选吉日，没有凶神干扰。民间称为“偷修日”。老皇历将九月十三日记为“詹天日”，第一天俗称为“进詹”，最后一天为“出詹”，“詹天日”一般天阴多雨。民谚“进詹落雨出詹晴，出詹落雨一冬淋”便由此而来。

——盐的民间故事

巴山夜雨，秋水满池，是诗人喜欢的景象。可夜雨和秋水到处都有，算不得什么稀罕物，只是文人笔下的一个场景罢了。若说巴山蜀水凄凉地，这就有点味道了，有几分哀愁和疼痛在里面，可以玩味，可以探究。要不是几个古代文人屡次提及巴山，巴山还真没什么知名度。话说回来，巴山也确实不是什么名山，比不上黄山、泰山，甚至比不上嵩山，可一百个嵩山再加一百个泰山，再加一百个黄山，它们的总和也没有巴山大。没办法，人家都叫山脉了，是一个庞大的群，所以叫大巴山。大巴山的“大”是指它的体量，辽阔雄浑，铺天盖地，战国时期可以分成若干小国，山高水险的环境，处处是自然掩体，是一个诸侯争霸的绝妙舞台。站在高处眺望，就能感受到它咄咄逼人的霸气势不可挡，从四面八方奔涌而至，然后将汪洋大海中的惊涛骇浪以山的形式凝固下来，让你逃不掉，躲不开。于是，四川、重庆、湖北、陕西四个省市全揽进了它的怀中，无论历史地理怎样变迁，这些地方都无可奈何地成为了它躯体上的固定部分，弱者也好，强者也好，胜者也好，败者也好，都是站在大巴山的身上生杀予夺，休养生息。大巴山像什么？像一张被反复揉搓之后又展开的巨型皱纹纸，总也抚不平，那一个接一个的褶皱，隆起的便是山峰，凹下的便是河谷，倾斜的便是高坡，陡峭的便是悬崖。整个大巴山就是这样一个折叠的奇妙产物，所有的神奇和深邃都呈现出明显的折叠之后又再度拉伸的自然效果。笼统看去，是漫无边际的绿色，是空旷悠远的苍茫，这些绿色和苍茫厚重而缠绵，舒展而蓬松，它们遮蔽了崇山峻岭的陡峭与坚硬，隐匿了壁立万仞的傲慢与孤独，淡化了高耸入云的惊悚和险恶。绿荫覆盖下的层峦叠嶂，以严肃的表情，舒缓的姿态，漫不经心地显现出它的脉络与线条，这些脉络与线条没有规律性与逻辑性，杂乱无章却又顺理成章，盘根错节却又浑然天成，找不出丝毫制作上的漏

洞,反而有一种亘古不灭的永恒气象。

大巴山最有味的不是山,也不是水,而是盐。盐有味,因盐而生的故事也是有味的。有人说人的味道来自于盐的味道,人吃了盐,所以人也变得有味道了,人的故事也就有味道了。可以玩味的故事自古就有。历史上,我们有两个祖宗都是有名的,一个叫黄帝,一个叫蚩尤。两人的战争就是为了争夺河东盐池,争夺的目的也不是他们个人要吃多少盐,而是为了各自的部落。结果蚩尤成了败北者,形象大减,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里说,解州盐池的卤水被称为“蚩尤血”,分明就是对失败者的嘲讽式的纪念。而作为胜利者的黄帝就成了英雄,成了一个民族祭拜的对象。其实呢,他们都是我们敬爱的祖宗,他们之间的战争是不能用后世的是非观念去评价的。你不能说他们谁是正义的,谁是非正义的,然后就歌颂一个,谴责另一个。这不过就是一个神话传说而已。

远古时代,先民宿沙氏煮海为盐,开启了中国盐业史的宏大序幕。可是,煮海为盐也只是沿海地区的福事,山里没有海,自然就没有海盐了。好在大自然德泽密布,优待了大海,也不会亏待高山,盐这个宝贝不只是海里才有,山里也藏着。四川省巫溪县大宁厂从虞夏之际就是一方盐业圣地,宝源山上流出来的泉水就是盐水。这个史称“一泉流白玉,万里走黄金”的地方,十分古老,《山海经》上都记载着它的名字,当地民歌则唱得低调而含蓄:“那时还没有周文王。”

汉字是很神奇的文化,有的字从诞生之日起就非常诡异。比如“巫”字。任何一个词语,一旦带上“巫”字就迅速神秘起来。巫山,巫溪,山也巫,水也巫,山水草木都巫成一片了。别处的山泉要么淡而无味,要么是有点甜,大宁厂的山泉却是咸咸的。盐水点石成金,腐朽化为神奇,这方土地的巫气就飘然而生了。巫气的神秘

感非常玄妙，你只能隐隐感觉到它的存在，却摸不着，只能用心去捕捉，而不能用眼睛去观看。这个神秘感不是凝固在某一处，而是向四周扩散着，浸淫在土壤里，飘落在树林里，弥漫在空气里，游荡在房舍里，笼罩在人身上。这个神秘感无法准确描述，像蒙蒙细雨，像淡淡晨雾，像数九寒风，像云里残月，像苍穹闪电，像诡异歌舞，但绝不会像太阳，也不像霞光。太阳是亮色，是白炽的，光鲜的，而巫气是黑色的，阴晦的，阴幽的，阴沉的，由此决定了巫气和阳光完全相反的特质。

与重庆巫溪县相邻的，是陕西省镇坪县和湖北省竹溪县，三个县的接壤处像三条巨龙的龙头纠集在一起，竞相争先，不断抬高，抬高到不能再高的高度时，三个龙头终于静止不动了，于是就形成了一座庞大而又尖锐的山峰，圆润的三角像一只雄鸡的心脏，人们便叫它鸡心岭，而镇坪那条龙的身躯就变成了横卧南北的化龙山，也是大巴山的次主峰。另外两条巨龙的身躯分别躺在了自家的县内，呈现出气势磅礴的巨龙之象。镇坪县在陕西的最南端，志书上经常用“边陲”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此地的位置。边陲一般都带着荒芜和遥远的色彩，镇坪却没有边陲的感觉，反而是无边无际的宽阔与浩茫。运盐的道路就掩藏在浓密的植被下。这些古老得无法考证的道路有多种称谓，或古盐道，或盐大路，或盐马路，在镇坪县境内长达三百余里。它们古老得像一根根千年藤蔓，纤细得像一根根千年藤蔓，曲折得像一根根千年藤蔓。这些像藤蔓一样的古盐道，行走着百姓、匪徒、野兽，行走着一切能够走动的动物，一切有生命的物体。这些物质之间互相发生关联和碰撞，于是就有了历史，有了故事。

从盘古开天地和女娲造人伊始，所有的历史都发生在路上，又消失在路上，然后继续创造，继续消失。道路是一切历史的物化版

本和天然载体,也成了一切历史的起点和终点。消失了的,已经看不见了,但并不等于就没有发生过。因此,很多历史,都成了看不见的历史。

第 1 章

没盐了。

这个问题是一百岁的老奶奶发现的。一百岁的奶奶在家里百事不干,却对什么都了如指掌。灶屋里的坛坛罐罐,装着什么或应该装什么,是空的还是满的,她都一清二楚,就像她清楚孙子的屁股蛋子上有两颗并列的红痣一样。她闲了就抱着坛坛罐罐摇晃,看里面是什么东西或有多少东西。那些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是她的宝贝,也是家产构成的重要部分。家里没有盐了,就是她在摇晃一个瓷罐时发现的。这是一个装盐的青花瓷罐,双耳,上面有龙凤呈祥的图案。奶奶说她嫁到张家时,这个瓷罐就有五六百年了。据说,当年那个叫不起名字的祖宗到巫溪背盐,救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,这家人就用这个瓷罐装了满罐银子送来,作为对救命之恩的报答。镇坪县的盐背子都知道这件体面而又荣耀的事情,因此成了好人必有好报的经典案例。它的来历决定了它的贵重。接下来的世代代,都知道这是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,也是唯一的古物。而奶奶就没有罐子这样值钱了。她是爷爷在 25 岁时,用两斤盐巴从奶奶父亲手上换来的。换来的那一年奶奶 20 来岁,是一个大个子的四川姑娘。婚后的头几年不怀娃,医生说她孕脉不畅,怀孩子的那个地方堵住了。一剂药下去,日复一日地调理了几年,

就一个接一个地生了。奶奶劳动了一辈子，年轻了一辈子，一共生了十胎，大多活得不长，她自己却一个劲地活，五十岁还生了最后一个娃。有人问她怎么生了那么多？奶奶说药吃多了。以前堵住的那个地方通大了，娃就源源不断地来。奶奶有一对硕大无朋的乳房，大得让奶奶害羞，即使穿着宽大的衣服也无处躲藏。由于太大又盛产奶水，每个娃娃都吃不完，奶奶就用来接济其他没奶吃的娃娃。附近吃过奶奶奶水的娃娃至少有三十个。他们甚至由娘抱着排队来吃，有的娃娃吃上瘾了，吃饱了也舍不得离开，要把头埋在奶奶的乳沟里玩耍多时。奶奶的乳房成了母仪众生的粮仓。奶奶前不久才过一百岁大寿，吃过奶奶奶水的人全来了，提着一块肉或几斤米来为她祝寿。奶奶自豪地说，你们都是吃过我奶的。奶奶说这话时，浑身弥漫着母性的光辉与慈祥。只是吃锅巴的时候奶奶遇到了困难，总也嚼不烂。她感慨万端地说：“我真的不年轻了。”别人就笑，好像她是谦虚似的。媳妇说：“我看你是不年轻了。”孙子也说：“一百岁以前你还是年轻的。”奶奶自从宣称自己不再年轻之后，就不再下地干活了。然后就在家摆弄那些家什，把坛坛罐罐放整齐，给桌椅板凳擦擦灰尘什么的，这几乎成了她的嗜好，更是她的生活。她会常常用那种焦虑的口气提醒他们，家里米面不多了，或者说，油不多了。言外之意是，你们要想办法了，日子还得过下去的。

家里的盐没了，这是奶奶昨天下午在摆弄坛坛罐罐时发现的。然后她缓缓地走到儿媳妇跟前，郑重其事地说：“家里没盐了。”

奶奶的儿媳妇就是这家的当家人张妈。张妈转身对张迎风说：“你奶奶说，家里没盐了。”

张迎风是张妈的儿子。张迎风重复着说：“晓得了。”张迎风有

句话没说出口，那意思是，生活很快就没味道了。

张妈准备做饭，站在乌黑的并不平整的灶台前收拾锅碗。灶台里面是一口铁锅，有光泽，边沿上倒是有一些发毛的锈斑。柴火在灶炉里燃起来，火苗露出一片弹性十足的顶端，飘忽不定地闪烁着。铁锅慢慢烧红，锈斑渐渐清晰。张妈在正要放油的时候想到了盐。她走到墙角，把手伸进一个青花瓷罐里寻搜，抓出了一小撮盐渣子，按照往常的使用量，这点盐只够炒一个菜。还有不少盐末钻进了指甲缝里，她使用手拍打瓷罐的边沿，把指甲缝里藏匿的盐末抖落下来。炒菜时，她把有限的盐分散在三盘菜里使用，一个干盐菜，一个洋芋丝，一个小白菜，她说，这些菜都很“吃盐”，可能没什么味道了。

菜炒好了，上桌了，一家人围到桌边了。他们一家人是：奶奶，奶奶的儿媳妇张妈，张妈的儿子张迎风，张迎风的媳妇任香悦。这是一家三代，四口人。

奶奶不说话。衰老产生的缓慢使她吃饭的模样显得文静而矜持，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三思而行的深长意味。“食不语”是她坚持了一辈子的习惯，她一直奉信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。她嘴里含着小白菜细嚼慢咽，喝着苞谷糊糊，苍老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如同往常一样无关痛痒。其他人吃饭的热情显然不高，本来就是最差的粗茶淡饭了，油水淡薄，加上没有放盐，菜的味道很差，只是因为饥饿不得不吃罢了。张妈灵机一动，拿来辣椒豆瓣酱，在菜里多拌一些，把口味加重，这样可以把淡味盖住。可是，豆瓣酱也不多，小碗里就只有一点点了，只够每人一筷子，拌在碗里，淡淡猩红，总算把这顿饭凑合着吃完了。

离开桌子的时候，张妈对张迎风说：“这没盐的日子怎么过？你去林万春家借几斤盐吧。家里的猪崽卖了就还他。”

张迎风说：“总是问别人借盐吃，不如自己去背盐。人家盐背子就从来不缺盐吃的。”

张妈说：“你只管去借就是，又不是不还。背么呢盐，不许。”

站在一边的任香悦看了看张妈不悦的表情，给张迎风递了一个眼神，示意他不要争了，快去借盐。张迎风心领神会，风一样地跑出去了。张迎风跑去的方向就是林万春家的方向。

张迎风和林万春是同龄人，从小在一起玩泥巴长大的，无话不说，平时比兄弟还亲。两家人也把他们看成兄弟一样，可以随意在对方家里吃饭和过夜。张迎风读过几年私塾，每天从先生那里回来后，就把他学会的东西教给上不起学的林万春，让他也要知道。后来学得多了，深了，张迎风也教不了他了，两人在一起就是纯粹的玩耍。林万春识得几个字，全是张迎风教他的。

林万春家里弟兄人多，他是最小的一个，全家大大小小一群人，家里没有那么多饭碗，父亲就找来木匠，把沟边那根粗壮的泡桐树砍掉，剖开一个侧面，在上面挖了碗口大的十个圆孔，当作碗用，圆孔的间距一尺多，一字排开，然后做个支架搭起来，叫作排碗。吃排碗时一般是菜饭合一，人往两边坐。排碗一丈多长，模样像个巨型板凳，很占地方，堂屋里放不下，就放在屋檐下餐风宿露，有时六弟兄在上面吃饭，有时全家老小都在上面吃饭。要是张迎风去了，就用排碗的最后一个，挨着林万春。两人一边吃饭一边说话，也互相在对方碗里挑饭吃。张迎风和林万春最喜欢看大人洗碗的过程，这个过程充满了喜庆和趣味。那时没什么油水，洗碗很方便，先给所有排碗倒上水，洗刷一下，两人站在排碗的两头，各执一端，然后一齐用力，翻过来把水倒掉，再用丝瓜瓢子擦擦碗的周围，就算把碗洗好了。洗完碗，两人就可以骑在上面玩耍了。骑上去之后，让小屁股对准并不很圆的碗口坐着，用力往下挤压，样子

像打桩，然后两人面对面地打闹说笑，小鸡鸡不时地会从破烂的裤子里钻出头来。大人见状，就会气势汹汹地走过来骂他们，扬起竹条把他们从排碗上驱赶下来，两人便逃之夭夭，大人也就走开了。大人没空时刻守着他们，一转眼，他们又卷土重来，一边观察动静一边往排碗上爬。他们的玩耍挖空心思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大人上山后，便是他们最自由的时候，他们会脱了裤子，露出小屁股，高高撅起，对着天空放屁。吃不饱饭，有时没有屁，就等待，就酝酿，就在肚子里制造屁。半天过去，有点感觉时，便在屁股上盖一片树叶，看能不能把树叶吹起来。从来没有成功过。倒是有次被林万春的娘发现了，他们迅速放下撅起的屁股，穿好裤子，娘气势汹汹地走过来问他们干啥，林万春说，吹树叶。娘把掉地上的树叶捡拾起来看看，扔了，说，吹你娘的逼！然后扒开他们的裤子，让他们并排撅着，娘边打边说：“让你吹，让你吹！”打着打着就把林万春的屁股打出声音了，娘又气又恼，正要发作，张迎风遗憾万分地说，可惜没把树叶盖上。娘说，两个小痞子！

见顽童这般不听话，林万春的父亲便心生一计，又把木匠请来，在排碗两端的上方各做两只角，朝天而立，洗碗后倒过来就变成了腿，倒悬着的排碗就不会落灰尘了，小孩也不会把屁股坐在碗里了。排碗的另一面是非常粗糙的泡桐树皮，没有经过刨光处理，两人骑在上面玩耍就会硌破裤子，半天下来，小屁股上全是红色的道道。这个秘密是张妈发现的。张迎风每天回家后，张妈都要仔细检查他的全身，看有没有擦伤的地方。终于有一天她发现儿子的屁股上一道道的划痕，张妈看着心疼，问张迎风怎么搞的，他才说了真相。张妈不许他再骑到排碗上玩了，否则就把他关在屋里，哪都不许去。张迎风说了一百个保证，张妈才让他出门。张迎风见到林万春时一脸沮丧，说，我妈不让我玩这个了，屁股受不了。

林万春家一群孩子，屁股划烂也没人管的。林万春说，没有比排碗更好玩的了。两人一起怀念那些把屁股坐进碗里的美好日子，呆呆地看着倒过来的排碗，心中升起无限悲凉。林万春非常佩服父亲的绝招，猛然间总结出一句实实在在的话来：“告诉你，小娃娃就是斗不过大人。”

张迎风是个人来疯。林家人多家穷，张迎风偏偏喜欢往他家跑，并不是为了吃饭，而是喜欢人多热闹，比如吃排碗饭的那个场景就很好玩。张妈问张迎风，林家的饭好吃不？张迎风说，不如你做的饭好吃。张妈就笑，知道儿子说的一半是讨好，一半是真话。张迎风又说，林万春总说我们家的饭好吃，油水比他们家的多。张妈说，人多就这样，像喂猪，吃饱就行。

林张两家大人不怎么来往，但他们却可以随意指使两个小孩一起为自家干活。在旁人眼里，他们就是非亲非故的兄弟，是一辈子打不散的朋友。成人之后，林万春到巫溪背盐，做了盐夫，张迎风在家种地，两人来往就少些了。去年腊月，张迎风娶媳妇任香悦之后，出门带媳妇不方便，不带媳妇又想带，所以也很少与林万春走动了。但如果有什么要帮忙的事，他们首先就会想到对方。张迎风家每年都会出现几天断盐的日子，林万春家几个兄弟都是盐背子，他们会想方设法弄一些盐回家，终年不缺盐吃，张迎风自然就会向他们求助。

张家离林万春家相隔两里路，翻过一个山包就到了。刚刚走到林家家门口，就听见里面有吵架的声音，还看见了他二哥林万豪那张凶神恶煞般的宽脸。二哥人和气，但就是那张脸太宽大，宽得让人觉得是两张脸的相加，也让人觉得是长错了，总有一点不对劲。张迎风看见这张脸就赶快退了出来。他早就听林万春说过，二哥林万豪和三哥林万放最近闹着分家，为家产分配的事扯皮很

久了。原因是家里的收入一向是老娘统一管理的，但三哥背盐挣钱了，藏了私房钱，应该充公。林万春家六个弟兄，老大早已分家，自立门户了。老二林万豪也早有分家的想法，只是碍于兄弟情面，不好提出来。发现了老三藏私房钱的秘密，就有了分家的理由。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吵一次。

从门口退到外面的张迎风越过屋檐下的排碗，来到房屋西边的茅厕旁，蹲在地上看几只虫子爬行，捡起一根木棍不时拨动一下虫子的身子，让它们行走困难。不远处有两个三四岁的小孩在玩树枝，那是林万春的侄子，他们盲无目的地将树枝朝地上打着。张迎风不明白他们的乐趣从何而来，一根树枝也能玩得那么起劲。张迎风走过去，一手抱一个小孩，让他们在自己的怀里面对面，两个小孩一齐用劲扭动身子要下去。张迎风说：“你们没叫我。”两个小孩叫了声迎风叔叔。张迎风在他们沾着泥土的脸上各自亲了一下，把他们放在地上了。

林万春从里面出来看到了张迎风，知道张迎风是来找他的，便问什么事。张迎风往外走了几步，避开小孩，说：“家里没盐了，我妈叫我来借。唉，有难处总找你，我都不好意思开口了。”

林万春说：“你真骚亲！我们两个有啥不好说的。”

林万春说完，转身进屋了。一会儿，从屋子里拎出一个圆鼓鼓的布袋子，递给张迎风说：“这是五斤。”

半开的木门里传出林万春母亲尖厉的声音。张迎风拿着盐袋子，说：“我要不要进去跟婶子打个招呼？”

林万春说：“他们忙着吵架呢，你就别进去了，听着急人，我都不想在家里待。”

张迎风说：“你到我们家去玩吧。”

林万春说：“好。”

林万春就和张迎风一道踏上了去张迎风家的小路。沿路都是背阴的地方，太阳永远朝它的反面走，无论天晴下雨，路上都是潮湿的，鞋子上的泥巴会越粘越多，要使很大的劲才能提起脚来。走这样的路，常常会让张迎风想起妈妈和面的情景，湿手下去就会带起来一堆。两人走得慢，边走边聊。林万春说：“我们兄弟俩，我是盐背子，你是庄稼汉。我就不明白，你家就那么两亩土地，能花你多少时间去经管，背盐虽说吃苦受累，可多少还是能挣钱的。镇坪方圆百里，哪家强壮男人不去巫溪背盐？你要是去背盐，我路上也有一个伴，可以相互帮衬。”

张迎风说：“你说得在理。可这由不得我呀。不是我不想去，也不是我贪生怕死，是奶奶和母亲坚决反对。我爷我爹都是背盐路上摔死的，我是家里的独子，她们不让我去，就是怕有危险。”

张迎风让林万春劝说一下奶奶和母亲，让她们允许他去。林万春有点怕张迎风他妈，他觉得这个婶婶太厉害了，一张嘴从不饶人。林万春胆怯地说：“我劝说她让你去背盐，她会骂我的。你妈那个脾气谁不知道。”

张迎风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不是说过嘛，我妈就是你妈。我妈那张嘴天生就是骂人的。骂你几句你又不会少了么呢。你妈骂过我多少，小时候总骂我短命娃儿。”

林万春笑笑：“那我就试试吧。”

两人是在打闹中长大的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认真地商量过事情。更没有像今天这样谋划关系到家庭、生计甚至是性命的事情。去巫溪背盐，对一般家庭来说是极为简单的事，对张迎风家来说实在是太严肃、太重大了。两人合计好，摇摇晃晃就到张家了。

张家的四大间土房在当地算是宏伟建筑了。这是老一辈背盐人给他们留下的全部心血。

林万春一进门就大叫一声：“婶婶，我又来了！”

屋子里并不见张妈的身影，张妈从里面的房间走出来，看见林万春就一脸堆笑：“你这娃儿，来了就来了，这么大声音做啥？”

林万春说：“我不是好久没见到婶婶了么！”

张妈说：“你忙着背盐，哪有空啊。”这边说着，她把脸朝向儿媳任香悦：“罐子里还有点去年的高山毛尖，给林万春泡一杯。”

林万春说：“不用不用，这么好的东西，婶婶留着自己喝。”

张妈说：“你喝了就等于婶婶喝了。”

任香悦干事很利索，泡了满满一杯茶，笑盈盈地递过来。林万春用手去接瓷杯，任香悦提醒他当心烫手。林万春用三个指头捏住茶杯的边缘，转换到另一只手上，开水从杯子里溢出来，流到手上了，他连忙将指头伸进嘴里吮吸。这个动作让任香悦快活不已，她咯咯咯地笑起来。

张迎风冲着妻子说：“这个傻婆娘，你就不能少倒一点水。”

任香悦埋怨道：“我腰酸背痛时你都不问一声，万春烫一下手你就心痛。做你兄弟也比做你老婆好。”

张迎风说：“那是不一样的。兄弟是客人，你是自家人。”

张妈拿来斧头，把任香悦叫到门前剥木柴去了。林万春说想看一下奶奶，这是他每次来张家必须要做的一件事。他随张迎风来到奶奶的小房子里。奶奶坐在一把古老的椅子上，半睁着眼睛凝视着前方，窗外的斜阳把奶奶的脸照射得透红，白色的头发与红色的阳光形成了完美的色彩搭配。林万春叫了一声奶奶，奶奶似是而非地看着他，说：“我就知道是你来了。嗓子大。”

林万春仔细端详奶奶的面容，似乎与以前没什么变化。林万春说：“看来你还健旺啊。”

奶奶说：“健旺啥子啊。我熟识的人，大多死了，早投胎到二世